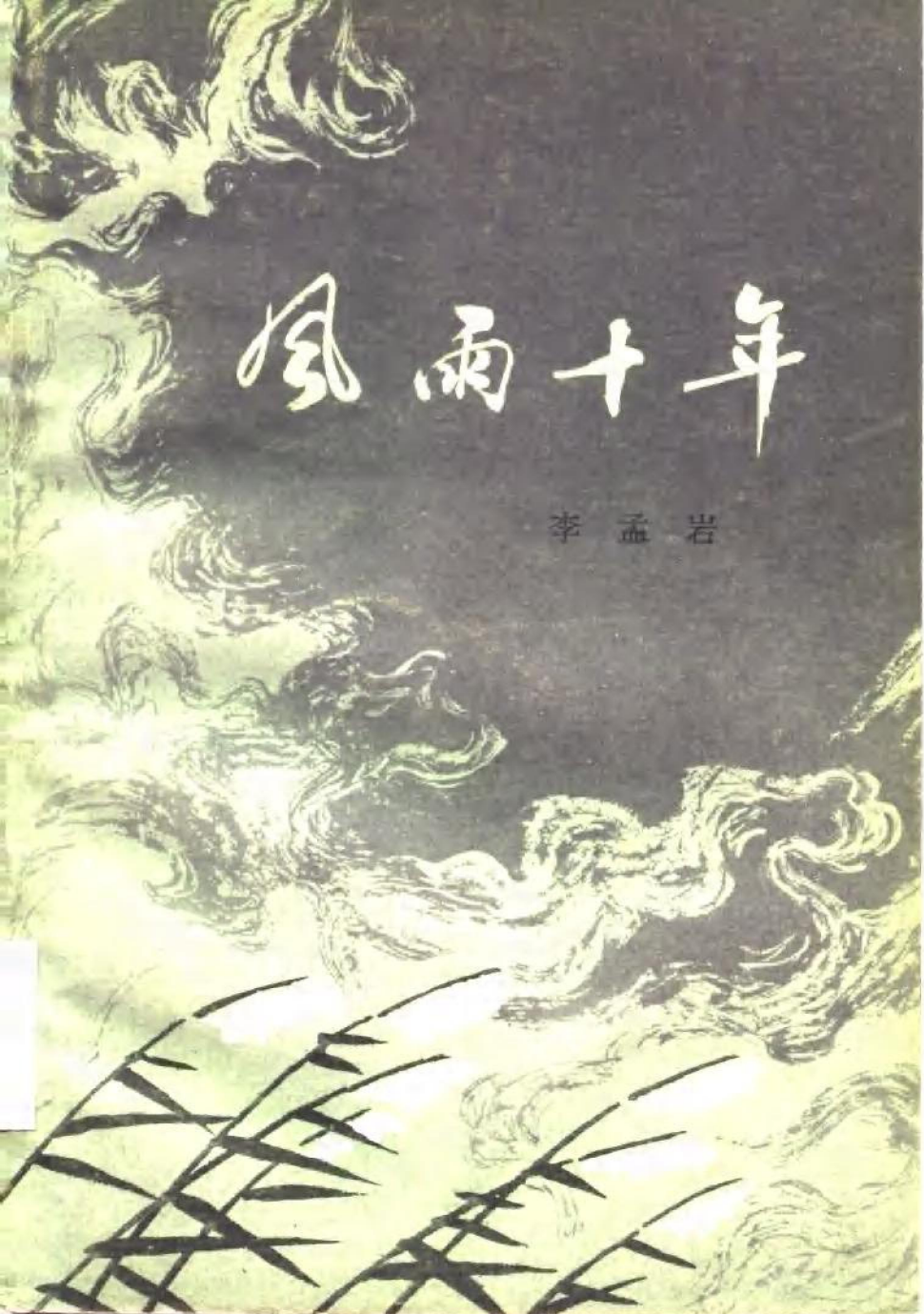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turbulent sea with large, swirling waves.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bamboo stalks are shown, their leaves and branches rendered with fine, dark ink strokes.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dynamic and expressive,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風雨十年

李 孟 岩

内 容 提 要

革命战争是锻炼、考验青年知识分子的大熔炉，是培养革命者的大学校。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动荡十年中，一批知识分子的分化、成长、斗争、爱情和命运的。作品鲜明地刻画了各种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有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为党的骨干者，也有被革命激流冲刷下去的历史渣滓；有在革命征途中长期背着沉重包袱进步缓慢的，也有因性格软弱冲不破旧世界的牢笼终成悲剧的牺牲者；有一心“脱离”政治的“科学迷”，也有醉心于文学的“艺术迷”。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细腻描写，不但反映了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而且也表现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前进步伐。

风 雨 十 年

李 孟 岩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19·875印张394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3,000
统一书号10105·279 定价1.15元

目 录

一	小城之歌.....	(1)
二	大江东去.....	(31)
三	走向西北.....	(48)
四	在熔炉中.....	(60)
五	情感测验.....	(80)
六	到敌后去.....	(95)
七	走向民间.....	(106)
八	生离死别.....	(117)
九	大逮捕.....	(131)
十	巴陵大学.....	(154)
十一	科学迷.....	(172)
十二	一张血书.....	(197)
十三	罢课风潮.....	(215)
十四	洪芝芳.....	(226)
十五	北极风.....	(242)
十六	王清婉.....	(253)
十七	艺术迷.....	(267)

十八	告别江城·····	(278)
十九	太行山下·····	(296)
二十	松岩惨案·····	(310)
二十一	八年重逢·····	(335)
二十二	千里南征·····	(366)
二十三	一战丽县·····	(387)
二十四	战地重逢·····	(415)
二十五	陵玉还乡·····	(427)
二十六	演出之后·····	(440)
二十七	地头蛇·····	(456)
二十八	与虎谋皮·····	(472)
二十九	剿匪反霸·····	(483)
三十	两种爱情·····	(498)
三十一	城洞五昼夜·····	(509)
三十二	生与死·····	(529)
三十三	她的末路·····	(546)
三十四	彷徨歧途·····	(576)
三十五	思想改造·····	(593)
三十六	清婉参军·····	(608)
三十七	两个朋友·····	(621)

一 小城之歌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春的晚上，在丽县中山公园正举行着一个抗战救亡演出大会。广场上多年来平静寂寞，很少开什么大会，现在却一下子挤满了五、六千人，这在丽县这座小城的历史上还是空前的事情。

这时候，台上一个年轻姑娘，正在放声歌唱着那部当时流行全国的《流亡三部曲》。她生得端庄、秀丽，面容凄楚，衣衫褴褛，一手拿个打狗棍，一手提个小篮子。她的眼睛饱含泪水，仿佛在向台下几千人倾诉。她的声调悲恻、激奋而又嘹亮，带着颤抖。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时候，她的歌声竟然颤抖得变成一阵撕碎人心的哭泣了。在舞台两角悬挂的两个大棉油灯的照耀下，可以看到她的两眶子眼泪在双颊上倾流。这声调，这眼泪，感动着千百个人，以致在这个寒风料峭的初春之夜，在这个偏僻小县城的广场上，竟可以听到不少群众的低泣声。

在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两三个小剧之后，最后是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八个青年人，前后站成两排，其中

两个女的站在中间；一位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孔、约有二十岁的青年人在指挥。他们相互挽着臂膀，目光昂视，看着前方。当他们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一个个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台下几千人忽然奋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东北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各种口号声响彻了小城的夜空。

这次演出大会是由丽县学生旅汴同乡会组织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河南省城开封读书的中学生。自一九三七年冬，南京、上海相继沦陷之后，那个河南省主席、飞毛腿将军刘峙，在日寇铁蹄面前吓破了胆，一下子丢掉了黄河北岸的豫北大片国土。敌人到了安阳，逼近省会开封，于是各学校散的散，迁的迁，没人再能安心读书了。他们在省城搞了一阵子卧轨请愿的抗日运动后，就趁寒假回到了故乡。十二月底，一个河南省巡回演出团从南阳、唐河、辛县等几个县演出后来到了丽县，在元旦演了两场，很受群众欢迎，这寂寞的小城顿时活跃了起来。于是在巡回演出团走后不久，他们就在“丽县学生旅汴同乡会”负责人赵化铭的倡议下，组织了这次救亡演出大会。

赵化铭在开封省立二高的时候，就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地下党。三七年冬他回县不久，就在“丽县抗敌后援会”担任了宣传委员，也是丽县地下党的负责人。这“抗敌后援会”受丽县国民党县党部领导，地址设在丽县民众教育馆。“后援会”牌子不小，实际上除了偶尔在街头、城门下贴几张红绿标语，欢迎一下过路“国军”，或者出几张“捷

报”外，并没作什么事，倒是订了邹韬奋编的《全民抗战》之类的报刊杂志，颇受人欢迎。赵化铭就住在民教馆，所以这些回县的学生们一没事就爱到他这里来，看看报刊，谈谈战局、出路，发发牢骚，泄泄闷气。

晚会演出后的第二天，一个青年人到民教馆来找赵化铭。他叫宋竹森，在昨天的演出中，他扮演了一个普通流亡难民的角色。

宋竹森面容白净、清秀，高高的身材，文雅的举止，温和、腼腆，一副十足的书生气派。他的眼睛有一种天真的傻气，老爱凝神注视着什么。当他瞪着眼看某人时，仿佛在窥测那人的灵魂，并显出孤傲自信的味道。他的眼睛总是水汪汪的，也特别明亮、灵活。他总象在沉思着什么，含着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幻想和狂热。有时听到别人谈论他什么的时候，他那白净的面孔，会忽然红起来，羞得象个大姑娘；有时激动起来，或者发怒的时候，他会急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总的说来，他是一个热心肠的质朴的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倾向于内心活动的人。他决不是当代英雄，但却是那个三十一——四十年代小知识分子的某种类型。

宋竹森还没进门就听到了一阵激昂的歌声：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

他一进门，眼前就出现了一副欢乐热闹的场面。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圆圆的面孔，长长的分发头，眼神聪慧而坚毅，正拿着一个短笛当指挥棒，在打着拍子指挥一小群青年唱歌。他就是赵化铭，昨天演大合唱的指挥。

在他周围还有三个男学生：孙雷、韩鼎哲和冯乾宇，他们都是赵化铭的高中同学，也都和宋竹森在本县上初中时同过学；初中毕业后，只有宋竹森到武汉求学，他们则都到了开封。

还有两个姑娘并膀坐在赵化铭的床上，一个叫何陵玉，是宋竹森的姨表姐，昨天晚会上唱《流亡三部曲》的就是她；另一个叫方玉琳，她二人是开封艺术师范的同学。

当竹森进屋的时候，赵化铭笑着说：“好，又来一个。我们正打算组织一个小型宣传队下乡演出，挑几个歌手，现在每人先唱一个，好不好？”

两个姑娘一听，几乎是齐声说：“不好，不好，我不唱。”

男的差不多都拥护。竹森首先说：“好，自愿参加为原则。先叫我们赵委员唱一个好不好？你提议，你带头。”

“好，我先唱。咱们按座位，从左轮到右，轮到谁谁就唱。”赵化铭说着停了一下，好象在想词，“有一个歌，什么‘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那叫什么歌呵？”

“不管叫什么，你就从头唱吧！”大伙儿催着他说。

赵化铭喝了口水润一下嗓子，唱道：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的代价，

甚至我们的头颅！……”

唱着，唱着，还没等他唱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一齐和着全唱起来：

“瞧吧！黑暗快要收了，

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

古罗马的城头！……”

轮到韩鼎哲了。他身材魁梧，由于常同父亲参加菜园劳动，紫红色的面孔，显得很健康。平常他老爱对人眯缝着一对眼睛笑，那笑容幽默，顽皮。

“听着，我唱啦！”

“唱就唱吧，别罗嗦！”赵化铭说。

“你们得竖起耳朵来呀！”鼎哲接连咳嗽了三四声，清清嗓子，然后大嘴一张：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得了，得了，把你这破锣嗓子收起来吧，我身上起鸡皮疙瘩了，你还是写情诗去吧！”这是冯乾宇的声音，说的时侯，他向方玉琳看了一眼，玉琳忙低下头去。

轮到竹森了。他从来没当众独唱过，有点羞怯，不好意思开口，他说：“我不会唱，嗓子也不好。”

“管他好不好，只管往外哼吧。”鼎哲说。

竹森想了一下说：“好，那我就哼吧！”

热血滔滔，热血滔滔，

象江里的浪，象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里翻搅……”

他刚唱完，鼎哲就说：“唉，怪不得最近你脸上贫血，黄得象个木瓜，原来你的血都叫江水冲跑了。”

轮到冯乾宇了。他，鹰鼻子，身高而背微驼，乍看起来，象很聪明，一个牙齿突出在唇外。

“我听得人家说——说什么？

桃花江是美人窝……”

那下一句“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还没唱出口，大家就象开了锅似地轰然叫了起来：

“不要这一套！”

“不要，不要，换一个！”

冯乾宇调皮地回答说：“别的唱什么，那就‘打倒列强吧’！”

“不要，这歌子老掉牙了，现在是打日本鬼子，也不是打倒各帝国主义呵。”孙雷说。

“别的我不会，那你先唱吧，我想一想。”

“好，叫孙雷和何陵玉合唱一个好不好？”鼎哲朝着陵玉说，眯缝着那双眼微笑着。

陵玉红着脸不作声。她知道自从在开封参加卧轨请愿抗日运动以来，她和孙雷之间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已经被鼎哲察觉了。

孙雷看陵玉不肯唱，便把话题一转：“我看，咱们还是别唱了，谈谈正经事吧。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都丢失

了，前些时日日军又占领了青岛，看来，河南危险得很。如果大家都照飞毛腿将军这样子一退千里，咱们马上就要当亡国奴了。不能坐等呵，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工作多的是。”赵化铭赶快抓住了这个题目。

“还不是唱唱歌，演演戏，街头贴几张红绿标语。”竹森说。

“这正是工作呵。”赵化铭一听，立刻反驳说：“不能光是好高骛远，幻想一步登天。目前全面抗战爆发，群众情绪很高，正要我们去宣传组织哩！”

竹森不服气：“我可不喜欢这老一套。你唱的歌，老百姓不见得喜欢听；写的标语，他们不认得字，能看标语的还是少数几个城里人；演的戏还是人家巡迴团演过的几个，又没什么新节目。”

“谁说不喜欢呵！”韩鼎哲老爱和宋竹森抬杠。他说：“你问一下你表姐何陵玉，昨天在晚会上她唱歌的时候，台下有多少人跟着她哭啊！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

何陵玉一直在想着什么，坐在一边也不作声，听到鼎哲提到昨晚的节目，她忍不住说话了：“这次演出大会起了作用倒是真的，也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这些演演唱唱的工作，不过我可不能再登台了。”

“那为什么，你这话岂不是自相矛盾？”鼎哲反问道。

“这有什么矛盾，人家是外地人，愿怎么干都可以；我可不同呵，首先家庭这一关就难过去。”陵玉回答道。

鼎哲说：“家庭又怎么样？‘五四’运动已经快二十年

了，总不会还不许女子出三门四户，搞男女受授不亲那一套吧！”

“那你说的是省会，是开封，大城市，咱们这偏僻小县城怎么能比！前些年你们上小学到街上宣传的时候，臂上不是还缠着一个‘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的带子吗？”

陵玉提到这个带子，大家“轰”的一声笑开了。的确，在“九·一八”日军占领东三省之后，鼎哲、竹森、赵化铭他们还在小学校六年级读书的时候，臂膀上曾经缠过有两种口号的袖章：一种叫“誓死抵制日货”；另一种是“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他们还在街头演唱过《放足歌》，有句什么“妈妈娘你好糊涂……”对封建妇女还真起作用。

接着陵玉又说道：“就为这次演戏的事，昨晚散会回去后，我妈直训了我半夜。她说，我再要登台演戏，就把我锁起来，不许出来了。”

赵化铭一直在留神听他二人争论，忽然他感觉到这两个问题好象有联带关系，他说：“何陵玉说的倒也是事实，虽然‘五四’运动过去二十年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在咱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看来封建势力倒还根深蒂固，不能单怪她老人家脑子顽固。那么，咱们现在就把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民主、平等、自由的问题联系起来吧！”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吗？”孙雷问道。

“对，这是两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不把它们一齐搬掉，什么也谈不上，咱们必须把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这时赵化铭又把目光转向陵玉，“你用抗日的大义去说服你妈，你

妈总不会顽固不化的。”

陵玉没回答，赵化铭略停一下，又转了话题：“宋竹森说的也有道理，咱们一时没有新节目演，老只在城里演也不行，广大农村一点也没动。我有个想法，咱们暂时先简单一点，组织一个救亡宣传队下四乡去演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在座的人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是陵玉也没有再反对。孙雷提出说：“最好你先同抗敌后援会主任商量一下，备个案，争取些物资援助。”

只有冯乾宇，在他的《桃花江》还没唱完就被大家嘘下去之后，一直坐在旁边没说话。这时，他却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道：“叫我说呵，目前最好什么也不要干，看看动静，观观风向再说。前方还正在打，你们谁知道这个战局会如何发展？”

竹森一听，冷笑道：“你这个办法倒很稳当，进可攻，退可守，真比进保险箱还牢靠。”

冯乾宇听了，脸上微微红了一下，又说：“要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呵！”

竹森正想说什么，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一个人，把赵化铭叫了出去，他们的议论就暂时中止了。接着也没人指挥，大家便又唱了起来：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
对准杀人放火的弗朗哥……”

“追兵来了，可奈何？
娘啊，我象小鸟儿回不了窝……”

“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总之，没头没尾的，也不管歌叫什么，谁起的头，谁结的尾，反正大家跟着乱唱。这些歌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青年人都会唱，如今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也大多会记得的。真怪呵，那年头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歌曲，而且又是那样空前的普遍流行，这是后代人所无法想象的。谁说我们是忧郁的民族？谁说我们缺少音乐家？呵，那诗歌的年代！那革命的年代！那战斗的年代！那狂飙的年代！那浪漫主义的年代啊！……

唱啊，唱啊，这嘹亮的歌声，象春雷，象闪电，响彻在这小城的上空，震撼着人们的心弦。它是那样强烈地激荡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幻想，他们个个流露着满腔激昂慷慨的情绪，好象正要准备出征，去完成一番英雄的事业。

在那天晚会后的第二天下午，赵化铭就到县党部去找冯子录。

冯子录是冯乾宇的父亲，年龄有四十多岁，青年时代在开封上过旧制中学，“五四”运动时曾参加过省会学生的爱国活动，在反对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中，也曾是一位积极的青年，当时就已参加了国民党。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在省会找个小事虽可糊口，混个官职却不容易。他在冯

庄有两顷多地，富裕的生活在吸引着他，于是他从开封回到县里。回县后，开始他在县政府稽征处当职员，后来到了县党部当秘书，当前任书记长调省后，他就当上了书记长。在芦沟桥事变、京沪沦陷后，各地抗日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丽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冯子录就兼任了“后援会”的主任。

赵化铭见到冯子录，寒暄几句后，就提出了组织宣传队下乡的问题。这问题对冯子录好象很突然，他问道：

“你们在城里演了一次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下乡呢？”

“这些节目省巡回团演了一次，我们又演了一次，四乡还没去过一次哩，乡里人都还没看过，应当去演一下才好。”

“我看那就不必了吧。”冯子录说着缓缓地吹了个烟圈，等那烟圈升上去散消了，又吹了一个，接着说：“我们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主要是在城市，鼓舞一下民众的情绪就行了。”

“可是大多数民众都在农村，城里能有几个人呵？”

“这个你们青年人就不懂了。我参加过‘五四’运动，那还不是北平的学生们在城里一闹，打了曹汝霖，后来上海、南京、广州各大城市和我们开封的学生都跟着响应了，谁下过乡呵！”

冯子录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模样，好象这一下对手就会乖乖地拜服了。可是赵化铭没等他说完就反驳道：“这怎么能够相比呢？你说的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抗日救亡不只是青年运动、文化运动，这是当前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一

个全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呵！就连孙中山先生也早就说过：
‘必须唤起民众’。如今京沪沦陷，日本鬼子逼近开封，已经快打到咱们这里来了，不赶快唤醒群众、组织群众怎么行呢？难道等着当亡国奴吗？”

冯子录一听“群众”这个词，就感到仿佛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似的，不大舒服，现在又听到“组织群众”的话，就马上警惕起来。他斜看了赵化铭一眼，收起了胶质烟嘴，严肃地说道：“我们后援会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开会、讲演、贴标语、唤醒民众，这就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至于组织民众的事，自有政府操心，那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

赵化铭一听，也感到自己的话有点说过了头，觉得还不到时候，便说：“好吧，这问题暂且不谈，咱们现在只说组织宣传队下乡演出的事，书记长可以支持吧？”

冯子录冷冷地说：“这个事么，我干脆告诉你说吧——不行！你可知道么，昨天晚上的大会我是说破了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王县长批准的。如果你们还要组织什么宣传队下乡，那就得有省政府的批准才行。”

赵化铭一听就急了：“那可要等到啥时候呵？抗战到了今天，还不发动群众，搞这样‘等因奉此’老一套官样文章行吗？”

“不行又怎么样呵，我没那个权呵！不是我不批准，这是手续。”

“那么我们不要上边出钱，我们县旅汴同学会自己干怎么样？”

“呵！自己干？”冯子录斜眼瞪了赵化铭一眼，用威胁的口气回答说：“自己干，出了什么事，你们就自己负责吧。”

说罢，他一扬手，起身向内室走去，这次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再说何陵玉、宋竹森、孙雷、韩鼎哲等人，自那天从民教馆回去后，都分别同自己的家里谈了，说要参加宣传队下乡演出。别人都没什么，有的家长虽不热情支持，也没坚决反对，只有何陵玉又遇到了母亲的阻拦。

何陵玉的父亲原是丽县西乡一个小镇上的小手工业者，开粉房，自做粉丝，三十多岁就得伤寒病死了。母亲赵清芝早年守寡，如今五十多岁就守着陵玉这么一个女儿过日子。民国十四年的时候，军阀混战，农村动荡不定，母亲就带着女儿进城了，当时叫逃匪荒。母亲堂妹的丈夫叫宋英斋，是宋竹森的父亲，在城里教中学。陵玉母女二人进城后开始就住在他家，后来觉得不方便才自己找了间房子单住下来。老太太吃斋念佛，省吃俭用，靠丈夫留下的一点积蓄和给人家缝缝补补挣点钱，供给女儿在本县上完小学、初中后，又送她到开封上学，唯希望菩萨保佑，使陵玉长大成人，找门子好亲事，自己晚年也有个依靠。

那天晚上，母亲听邻居议论说，陵玉在几千人的会场上抛头露面演戏唱歌，心中很不自在，陵玉到家后就受了一顿狠狠的责备。她一则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会慢慢跑野了，不要